

礼 拜 一，跟 滔 滔 饭 叙。各 自 忙 碌， 长 远 不 见 了，一 边 吃 饭 吃 肉，一 边 讲 讲 闲 话。滔 滔 眉 飞 色 舞，自 陈 最 近 添 了 一 项 新 爱 好，除 了 一 贯 的 每 日 长 途 步 行 以 做 健 身 之 外，步 行 途 中 的 新 爱 好，是 顺 道 吃 遍 梧 桐 区 的 社 区 食 堂。

梧桐流水账

石磊

初 听 我 有 点 哈 哈 哈，腰 细 了，哈 哈 哈。葛 末，讲 讲 看，社 区 食 堂 的 心 得。好 处 不 用 讲 了，便 宜，方 便，解 困，劳 苦 功 高，讲 点 不 好 的。滔 滔 答，社 区 食 堂 令 人 担 心 的 一 个 点 是，社 区 食 堂 一 多，原 来 上 海 马 路 上 的 一 些 有 特 色 的 小 店，大 概 要 消 失 了，拼 不 过 社 区 食 堂 的。比 如 我 家 附 近 的 一 家 小 店，百 叶 包 做 得 很 吸 吃，社 区 食 堂 一 来，生 意 做 不 过 食 堂 的，面 对 面 的 肉 搏。滔 滔 通 常 是 长 途 步 行 途 中，走 累 了，进 一 家 社 区 食 堂 歇 脚，一 小 碗 饭，一 个 菜。一 次 不 吃 饱，一 路 上 可 以 多 吃 几 家。笑 滔 滔 胃 口 真 好，田 野 调 查 式 的 吃 饭 饭。格 么，梧 桐 区 的 社 区 食 堂 们，有 没 有 好 吃 的 菜？滔 滔 答，八 宝 辣 酱 和 酸 菜 鱼，好 吃 的。还 有 一 样，社 区 食 堂 普 遍 做 得 蛮 好 吃，即 麻 球。

礼 拜 二，埋 头 做 事，过 了 午 饭 时 间 才 抬 头，饿 得 眼 冒 金 星，搁 下 手 里 事 情，快 步 走 去 家 门 口 的 延 庆 路 上 的 山 东 水 饺 店，二 两 水 饺 一 碗 蛋 花 汤，26 元，非 常 温 暖 人 心 的 人 间 美 食。这 家 水 饺 店 小 得 一 咪 咪，名 气 很 大，江 湖 地 位 很 高，常 常 有 外 国 人 熟 门 熟 路 跑 进 来 吃 饺 子，有 T 恤 拖 鞋 的 年 轻 外 国 友 人，也 有 西 装 革 履 的 中 年 外 国 男，一 个 人 跑 进 来 吃 得 有 滋 有 味，吃 完 饺 子，再 跑 去 对 面 富 民 路 口 的 酒 吧 喝 酒，生 活 方 式 很 斑 驳。我 去 水 饺 店，尽 量 避 开 人 潮，午 后 三 点 档，低 峰 时 段，一 个 人 坐 在 店 里 慢 慢 食，店 里 包 饺

今年电影节看的第一、二部电影，都不太喜欢。第一部《昆虫物语》，圈内人的自娱自乐加哄老头儿——捷克超现实主义动画大师史云梅耶开心，动画部分也不够惊喜。我抓了小袁一道看，因为他是我的很有超现实气质的朋友。看完之后，他也说得很客气：“你好像老是我看一些奇奇怪怪的电影……”拜托，他刚刚通过某国际机油厂牌的筛选，月底就要开车去新疆，做一个月的公路直播——他不奇怪，谁奇怪？！

第二部是西班牙短片集锦，六部短片，唯一让我心悬起来的只有第一部，两个少女和狗和人渣。从第二部的结尾开始，就默念了无数遍“这都是啥呀！”话说那两天我看的书是从隔壁学人姐姐零食桌上拿的《欧洲的黄昏》，小硬皮本子，正好当票夹派用场，没想到就有点一语成谶。后来不带这本书了，看的片子也真的扎劲起来了。

《我的马塞洛》，这是被好几个兄弟姐妹艾特过的我的今年第一要看。早在5月，电影节的片单还没出来的时候，夜班的曹老师就知道我看了。有句句向，虽然电影很好看，我还是不太能理解女主的心路历程——太娇花了，既要又要还要。我是天秤座，颜控，而她虽然爹是马塞洛·马斯楚安尼，妈是凯

子的山东女子们，此刻闲坐着，一边往小塑料盒子里灌外卖打包用的调料，一边用好吃的山东话东家长西家短八卦各种有趣家常。不过这个景象如今有了巨变，女子们一边做闲活，一边静悄悄看手机，不讲八卦了，我这个食客也就没有精彩好戏听了，殊寂寞。

礼 拜 三，黄 昏 搭 地 铁 去 前 滩，换 乘 11 号 线 的 途 中，颇 有 几 段 台 阶 上 下 下，涌 涌 人 潮 里，一 位 保 姆 阿 姨 奋 力 抓 着 婴 儿 车，吃 力 地 上 楼 下 楼，我 在 后 面 走 着，心 有 不 忍，想 上 去 搭 把 手。刚 想 开 口，发 觉 婴 儿 的 亲 娘、保 姆 的 女 东 家，就 走 在 旁 边，我 便 止 了 语。然 后 就 有 一 位 中 年 制 服 男，地 铁 工 作 人 员，冲 过 来，热 情 地 讲，来 来 来，我 帮 依 一 齐 抬。婴 儿 的 亲 娘 突 然 迅 雷 不 及 掩 耳 地，一 步 从 旁 边 跳 到 婴 儿 车 前，拦 住 制 服 男，一 根 手 指 竖 立 在 嘴 唇 上，嘘——，不 要 吵 不 要 吵，我 儿 子 在 睡 觉，不 要 吵 醒 我 儿 子。制 服 男 手 足 无 措 僵 在 那 里，失 了 进 退。

礼 拜 四，一 周 一 次，循 例 去 见 周 家 菜 医 生，整 理 整 理 身 体，吃 吃 茶，讲 讲 闲 话，每 礼 拜 都 零 零 碎 碎 跟 周 医 生 学 到 很 多 东 西，莫 大 的 福 气。最 近 周 医 生 有 位 年 轻 女 病 人，在 美 国 弹 钢 琴 的，职 业 钢 琴 家，腿 鞘 炎，手 痛 得 没 办 法 弹 琴，大 苦 恼。在 美 国 治 疗 来 治 疗 去，弄 了 久 久 没 有 起 色，大 大 大 苦 恼。周 医 生 接 过 来 看 看，这 个 这 个，这 个 不 是 难 事 啊，怎 么 会 横 竖 弄 弄 不 好 呢？结 果 么，两 三 次，弄 好 了。我 听 了 呵 呵 笑，腿 鞘 炎 啊，对 依 不 是 小 菜 一 碟 么？为 病 家 高 兴，为 中 医 高 兴。

礼 拜 五，于 太 原 路 小 楼

唐 书 林 走 得 太 外 了。噩 耗 传 来，我 感 到 惊 愕 和 悲 痛，三 周 前 我 彼 此 还 通 过 电 话。“天 之 涯，地 之 角，知 交 半 零 落”，李 叔 同《送 别》中 的 词 句，正 是 我 此 时 的 心 境。

书 林 兄 年 长 我 3 岁，我 们 同 在 上 海 广 播 电 视 台 工 作，交 往 数 十 年，相 互 熟 悉，亦 师 亦 友。1982 年，唐 书 林 应 聘 考 入 上 海 电 视 台 新 闻 部，历 任 记 者、编 辑、频 道 副 总 监；1995 年 起 任 上 海 有 线 电 视 台 副 台 长，每 周 广 播 电 视 报 社 总 编 辑、党 总 支 书 记。唐 书 林 喜 爱 钻 研 语 言 文 字，在 这 方 面 造 诣 颇 深，1992 年 荣 获 全 国 语 言 文 字 工 作 先 进 工 作 者 称 号，许 多 同 事 爱 称 他“唐 老 师”。他 在 40 年 的 新 闻 工 作 实 践 中，采 制、撰 稿、组 织 的 节 目 多 次 获 得 全 国 和 上 海 市 优 秀

加，由 他 负 责 起 草 全 卷 的 编 写 大 纲。该 大 纲 犹 如 高 楼 大 厦 的 主 干 框 架，横 分 门 类，纵 写 历 史，力 求 真 实、客 观、全 面 地 记 述 1978—2010 年 上 海 广 播 电 视 行 业 改 革 开 放，创 新 发 展 的 变 化 和 成 果。逻 辑 要 求 严，工 作 难 度 大，然 而 唐 书 林 倾 其 心 力 和 智 慧，多 方 征 集 意 见 建 议，终 于 初 成 大 纲。两 年 后，唐 书 林 因 患 大 病 施 行 手 术，告 退 编 纂，回 家 休 养。2017 年，我 受 任《广 播 电 视 卷》主 编。一 天 中 午，我 在 单 位 食 堂 邂 逅 唐 书 林，看 到 略 显 消 瘦 的 老 大 哥，便 关 切 地 询 问：“你 身 体 恢 复 得 怎 样 了？”他 笑 道：“蛮 好。”我 请 他 注 意 调 养，多 多 保 重。书 林 含 笑 称 是，忽 然 冒 出 一 句：“若 有 需 要，我 可 以 帮 你 们 看 看 稿 子。”书 林 兄 大 病 愈 后 不 久，还 心 心 念 念 修 志 工 作，主 动 请 邀 参 战 撰 写“苦 差 事”，让 我 十 分 感 动，但 又 不 忍 心 让 他 费 心 劳 神。看 着 他 坦 诚 恳 切 的 目 光，我 担 心 地 问 道：“你 身 体 吃 得 消 吗？”书 林 自 信 地 回 答：“能 行。”回 到 组 里，我 与 副 主 编 贺 锡 廉 商 量，考 虑 到 唐 老 师 熟 悉 编 纂 工 作，文 字 功 底 扎 实，决 定 聘 请 他 担 任 审 读，帮 助 把 关，但 嘱 咐 他 要“量 力 而 行”。

唐 书 林 重 新 投 入 审 稿 改 稿 工 作 后，咬 文 嚼 字，质 疑 查 证。他 在 长 期 的 新 闻 编 辑 实 践 中 积 累 了 丰 富 的 经 验，具 有 较 强 的 政



晚 餐，高 朋 满 座，言 笑 晏 晏。酒 浓 之 后，饭 伴 们 讲 起 一 个 好 白 相 的 话 题，男 人 小 气，哈 哈 哈，非 常 多 汁 的 话 题。男 人 小 气，舍 不 得 掏 钱，实 在 是 一 宗 恶 形 恶 状 的 罪。听 座 上 老 前 辈 嗤 之 以 鼻 某 某 某 和 某 某 某，真 是 巴 尔 扎 克 啊。隔 日 于 另 一 个 饭 局 上，听 到 本 埠 年 轻 女 子 谈 论 爱 情，爱 情 就 是

男人肯给你钱用，而且是给你你他全部的钱，除此，我不相信世界上还有其他的爱情。真铿锵，真振聋发聩，真时代之声。

礼 拜 六，晚 餐 在 家 炒 米 苋。我 炒 多 大 一 碗，包 子 能 食 多 大 一 碗，国 外 生 活，炒 一 碗 叶 菜，是 很 难 的 事 情。在 上 海 的 家 常，在 国 外 简 直 是 奢 侈。米 苋 炒 得 糯，

没有什么难，只取米苋叶子，一点点籽都不要，纯叶，油盐炒，不需要蒜。炒出来那一碗米苋，糯是糯得来，美得不得了。外面再名贵的馆子，炒出来的米苋都不糯、不好吃，是因为留了籽子与叶子同炒。

礼 拜 天，与 旧 雨 一 起，去 新 知 的 画 室 坐 坐。城 郊 接 合 部 的 地 带，水 里 泥 里，跋 涉 了 一 下 下，踏 入 新 知 的 画 室，很 梦 幻，像 一 步 跨 入 了 另 一 个 星 球，我 需 要 几 分 钟 的 时 间，切 换 一 下 心 情。

那 日，我 们 怀 着 极 其 景 仰 之 心 情，跨 山 过 川 越 戈 壁，来 到 泉 泉 星 星 发 射 基 地，观 看 神 舟 18 号 载 人 飞 船 发 射。

飞 船 发 射 时 间 是 在 晚 上，当 日 下 午 参 观 卫 星 发 射 历 史 展 示 馆。走 进 馆 内 首 先 映 入 眼 帘 的 是 墙 上 的 一 句“三 个 更”：“正 是 有 了 你 们 的 英 勇 奋 斗 和 无 私 奉 献，我 们 中 华 人 民 中 华 民 族 的 底 气 才 更 足，腰 杆 才 更 硬，说 话 才 更 有 分 量”。接 着，一 行 行 文 字 记 载 着 我 国 航 天 从 无 到 有 的 发 展 轨 迹，一 幅 幅 图 片 勾 画 着 我 国 航 天 从 弱 到 强 的 壮 丽 景 象，一 个 个 故 事 凝 聚 着 一 代 又 一 代 航 天 人 的 心 血 和 汗 水。

了 却 的 记 念》是 鲁 迅 的 文 章，不 属“诗 词”；此 文 较 长，不 可 能 谱 曲 而 作 为“歌 咏 节 目”。他 将《为 了 忘 却 的 记 念》删 去。

我 欣 佩 他 一 丝 不 苟。他 修 改 文 稿 从 头 到 尾 都 书 写 工 整、道 劲 的 蝇 头 小 楷，清 新 隽 永。他 字 斟 句 酌，严 谨 细 致，改 得 再 多，即 使 整 版 改 成“大 花 脸”，仍 然 勾 画 清 楚，句 是 句，行 是 行，一 目 了 然。

我 欣 赏 他 知 识 渊 博。他 圈 出 一 些 用 错 的 或 不 合 适 的 字 和 词，对 内 容 有 出 入 的 地 方 提 出 意 见 和 建 议，有 时 改 一 字，改 一 句 或 补 上 一 段，文 章 如 颊 上 添 辉，神 采 焕 然。在 编 辑 组 工 作 例 会 上，我 们 经 常 会 把 改 稿 投 影 到 大 屏 幕 上，观 摩 学 习 唐 老 师 教 科 书 般 的 修 改 之 道，大 家 受 益 匪 浅。

我 赞 叹 他 改 稿 迅 速。他 从 不 拖 稿、压 稿，从 没 耽 误 预 定 的 时 间 节 点。后 来 我 才 知 道，唐 书 林 为

了 审 稿 改 稿，“开 夜 车”、放 弃 双 休 日 已 成 为 常 态。即 使 家 属 被 查 出 患 有 大 病，他 面 对 突 如 其 来 的 巨 大 压 力，沉 着 应 对，妥 善 安 排 陪 护 和 家 务，甚 至 怀 揣 书 籍，文 稿 在 医 院 就 诊 等 候 区、在 病 房 争 分 夺 秒 审 改，不 曾 中 断 编 纂 工 作。

2021 年 底，鸿 篇 巨 著《上 海 市 志·广 播 电 视 卷》出 版 发 行。次 年，唐 书 林 被 评 为 上 海 市 第 二 轮 新 编 地 方 志 书 优 秀 编 纂 工 作 者，实 至 名 归，这 是 对 他 最 好 的 褒 奖。

书 林 兄 书 生 本 色，温 文 儒 雅，谦 逊 诚 朴。他 说 话 不 紧 不 慢，但 很 注 意 选 择 最 能 表 达 本 意 又 最 容 易 让 听 者 理 解 的 用 词。他 面 对 复 杂 繁 琐 的 审 稿 改 稿，从 未 有 任 何 的 叹 息 或 抱 怨，一 直 是 兢兢 业 业 克 服 困 难 把 工 作 做 好、做 完 美。他 随 和 可 亲，古 道 热 肠，无 论 编 纂 中 的 问 题，还 是 其 他 事 情 请 教 他，他 都 会 有 求 必 应，耐 心 解 答。唐 书 林 生 命 的 最 后 阶 段 因 患 急 性 肺 炎 住 院，第 二 天 他 还 在 急 诊 床 上 交 接 节 目 监 听 监 视 的 工 作 安 排，还 在 记 忆 中 学 中 学 生 们 出 版 纪 念 画 册 的 事 宜，真 可 谓 鞠躬 尽 瘁。书 林 兄 就 像 一 支 蜡 烛，为 工 作，为 学 生，燃 尽 了 自 己，照 亮 了 别 人。唐 书 林 生 命 垂 危 时 期，许 多 亲 友 前 往 医 院 探 望，他 因 戴 着 氧 气 面 罩，只 能 用 竖 起 大 拇 指 的 手 势 致 意，成 为 留 给 家 人 亲 友 最 终 的 记 忆。其 实 在 大 家 心 中，唐 书 林 就 是 一 位 值 得 竖 起 大 拇 指 的 大 好 人。

耳 边 又 响 起 了《送 别》歌：“一 壶 浊 酒 尽 余 欢，今 宵 别 梦 寒。”书 林 兄，与 你 相 别，不 是 可 以 重 逢 的 别 离；你 的 逝 去，让 我 心 酸，我 们 再 也 无 法 一 起 谈 笑 风 生，我 再 也 无 法 分 享 你 的 豁 达 与 智 慧。我 们 想 念 你，不 忘 你 高 尚 的 品 格，坚 毅 的 精 神，谦 恭 的 笑 容……



这位画家画大尺幅的油画，画室内空洞、开扬、贞静，非常静谧的一个人的世界，洁身自好的人生一角。比书房还洁与静的画室，本埠不是经常看得见的。画室年过半百，初老上海男，转过半个地球，娓娓叙些旧人旧事，纽约的，上海的时间，切换一下心情。

“壮我神舟一十八” 住，听得到，看得见”成功发射后，毛主席接见工程兵部队和国防科工委领导同志时讲道：工程兵“做窝”，科工委“下蛋”，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星，说话就管用。此后便有了著名的“可上九天揽月，可下五洋捉鳖，谈笑凯歌还”的豪迈诗句。

要奋斗就会有牺牲，但牺牲不是目的，目的是要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。奋斗、牺牲、胜利、乐观，不正是航天人流淌在血液中的基因吗，不正是我们不可或缺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吗。这些基因和财富，凝聚成一句话，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“航天精神”！

比电影更精彩的是 马塞洛

仿佛吧。反正她应该好好和她妈咪学——德纳芙把拍电影看得很轻：“人们也许会记得我的脸，但是很快就不知道我是谁。”

过，难不成大家都和我一样翘班来的，并且生意更繁忙？这是我从未有过的观影体验，因为屡屡发声的恼羞成怒的小姐姐都放弃喝止了。相形之下，我旁边那个不停提问问题的学龄前小孩算很可爱了（他奶声奶气问的每一个“为什么呀”，我都想试着回答一下，因为非常考验措辞）。

这是蒂姆·波顿想要传递给观众的，如果正视死亡，哪里都是天堂。

加，由他负责起草全卷的编写大纲。该大纲犹如高楼大厦的主干框架，横分门类，纵写历史，力求真实、客观、全面地记述1978—2010年上海广播电视行业改革开放，创新发展的变化和成果。

我钦佩他一丝不苟。他修改文稿从头到尾都书写工整、道劲的蝇头小楷，清新隽永。他字斟句酌，严谨细致，改得再多，即使整版改成“大花脸”，仍然勾画清楚，句是句，行是行，一目了然。

我赞叹他改稿迅速。他从不拖稿、压稿，从没耽误预定的时间节点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唐书林为